

一种存在，一种意象

——读梭罗《河上一周》

路来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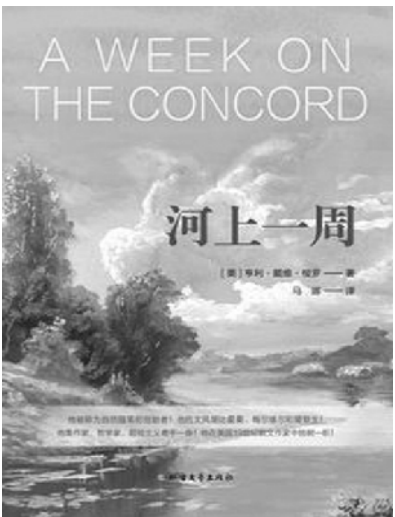
亨利·戴维·梭罗，生前只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河上一周》；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而《河上一周》，则是梭罗出版的第一本书。相较于《瓦尔登湖》，《河上一周》更有一种大河汤汤的气势。

1839年，梭罗和他的兄长约翰，撑船漫游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历时两周。1842年，兄长约翰突然去世，为纪念兄长约翰，梭罗写下了《河上一周》一书。

《河上一周》，所写河流，实则是两条河流：一条是现实的，真实存在的；另一条则是文化的、思想的河流。

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河流，是指梭罗兄弟撑船游历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伴随着游历的过程，梭罗记录了每天的旅程，描写了河岸风景、沿途的村庄、居民(农人、渔人、猎人、垂钓者)、花草树木、动物、鱼类、鸟类等等。这一部分，最能体现梭罗作为一名散文家的风采，他的景物描写能力，他的对人物的表现能力等等。

景物描写，是梭罗最擅长的方面，也是梭罗作为散文家的最有力的表达。梭罗的景物描写，阔大与细微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粗放与细腻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观察细致，笔笔到位。最重要的是，梭罗善于通过描写，营造氛围，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如：他



写“夜宿河岸”。

“我们坐在帐篷中，耳边不时听到狐狸踏过枯叶、拂过帐篷附近被露水打湿的草叶的声响，还有一只麝鼠在我们船上堆放的马铃薯和甜瓜中折腾，等我们匆匆赶到岸边，却只见水面的涟漪将孤星的倒影漾成一层层光环。时不时，睡梦中有麻雀或者猫头鹰的哑叫为我们唱起夜曲。但每一种声音在我们身边打破夜的寂静后，接踵而来的都是突然的停顿，随之而来的是更深沉更实质的寂静。”

爱引领我们成长

——读路文彬《秋葵卡农》

李林松

秋葵，中药名，锦葵科秋葵属多年生草本，素有“蔬菜王”之称。卡农，字面意“轮唱”，原意“规律”。指复调音乐的一种技法，即一个声部的曲调自始至终追逐着另一声部，数个声部的相同旋律依次出现，交叉进行，互相追逐和缠绕，直到最后一个和弦，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神圣的意境，平凡的韵律脉动着瞬息万变的生命力。《秋葵卡农》这部以因家庭重组而成为姐妹的两个小女孩名字命名的小说，这是一部混合着野生蓬勃的治愈力与繁盛纠缠的生命力的作品。

路文彬新近创作的少儿长篇小说《秋葵卡农》是一部讲述十一岁的小女孩秋葵在经历父母离异以及进入重组家庭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故事。与其说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小说，毋宁说这是一部创造现实的小说，作者有意淡化和规避了家庭破裂这一现实问题所必然产生的坚硬和粗粝的部分，全篇以饱蘸温情的笔触娓娓诉说着关于家庭、成长以及情感认知的心灵之旅，着力聚焦和凸显家庭关系变动中柔软和温润的一面。这显然与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相关：“我的写作是创造，它绝不抄袭现实，它的使命是创造现实。”

成长主题与人物谱系。《秋葵卡农》是路文彬创作的第六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部作品延续

了其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深海沉默》、《水晶》中有关成长主题的思考，尤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得较为明显。秋葵的父亲宋长宇因耽于事业而疏于对家庭的关心，因拒绝聆听而与妻子日益产生隔膜，在遭遇家庭变故以后才慢慢开始学会聆听并向着成为好丈夫、好父亲的方向转变与成长。秋葵的母亲是作者偏爱的人物、理想型的母亲，既有独立的人格又洋溢着母性的熠熠光辉，她们遵循内心的指引在爱与自由的启示下不断成长、不断走向自己，领悟爱与自由的真谛，这无疑与作者的“女性作为听觉原型”（《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这一认知理念有关。主人公秋葵与海心和水晶更是有着难解难分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从小女孩秋葵、少女水晶、青年女性海心，到少妇姜之悦和中年妇女秋葵妈妈，这一人物谱系正是作者对理想女性的理性认知与感性观察在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演绎。她们都喜欢居住在海边，甚至有相似的口味偏好，比如秋葵和海心都嗜爱酸菜排骨。她们的基因里都镌刻着上进、要强、不服输、坚强、理性、乐观、智慧、宽容以及爱与自由的因子，她们追逐理想与爱情，崇尚理性与智慧，永不停歇成长的步伐，不断去拥抱爱与自由的真谛。在作者精心构筑的人物画廊中，男性或许面目模糊，而她们永远处于清晰且突出



的位置。

婚变多棱镜与社会万花筒。小说以父母离异和家庭重组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为题材，因此在塑造人物和构建情节时，始终围绕着父母的婚姻关系进行，这种构思使得小说触及到了婚姻如何破裂及其对孩子的影响、新家庭关系中爱的分配和成员间的相处乃至父母与继父继母各自关系的发展等各方面、多层次的问题。更为别出心裁的是，作者以秋葵需要完成有关父母离婚问题的社会调查作业为线索，将秋葵身边多个原因各异的离异家庭及其对孩子产生各不相同影响串联起

心有旷野 处处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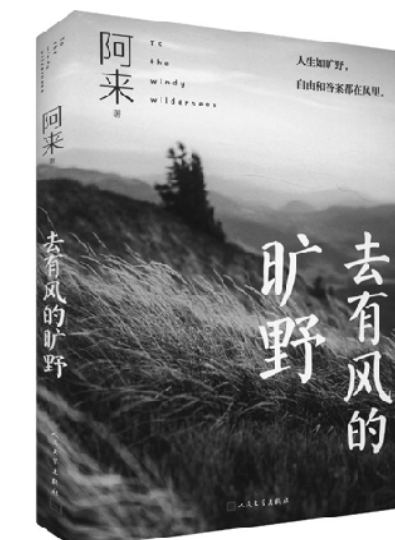
——读《去有风的旷野》

汪 恒

“去十二背后……道路起伏蜿蜒，视野里是雨后青山。连绵如屏的，孤拔而起的，灰色的石壁，层层叠叠，显出苍老的容颜。坡度平缓一点，就长满了青草，长满了灌木，和更高大的乔木。针叶树，无论是松、是柏、是杉，都笔挺如炬；阔叶树绿冠开张，姿态万千……”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迷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心灵被喧嚣与浮躁所占据。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开人们心灵的迷雾，引领大家走向那片广袤而宁静的旷野。

此书收录了阿来十个把心交给旷野的行走故事，如《莫格德哇行记》《稻城亚丁行记》《再访米仓山三记》《大凉山访杜鹃花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等。从四川到云南，从贵州到甘肃，阿来的脚步遍布西南大地。他以细腻且独特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壮丽的自然画卷。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都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这些地方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阿来心灵的栖息地，是他不断探索和追寻的精神家园。

在书中，棘豆、风花菊、蝇子草等植物仿佛是他的老朋友，他对它们如数家



珍。“这个时节如果还有花，那一定是开着蓝色钟形花的龙胆花，以及它的近亲，同样在深秋开出蓝色花朵的肋柱花。”“我来到了一群小鸭跹花前。它们七八朵三五朵一群，紧贴着地面，已然开放……这里一团，那里一团，闪烁着黄色微光……”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只为了与这些美丽的生灵相遇，感受它们的独特魅力。这种对植物

的热爱和痴迷，体现了阿来对自然的敬畏和珍视，也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自然的窗户。

透过阿来的文字，我们似乎看到那些在高山上顽强生长的花朵，闻到那清新的草木香气。“山道盘旋，乘车上光雾山……渐渐地，山谷深陷，峡底终不可见。树愈高大，林愈浓密。”“风忽偃忽起，阳光忽强忽弱，野樱桃树叶黄飘风，落在溪上，落在水润的涧石之上……”类似的文字，如一首激昂的交响乐，节奏起伏，充满力量 and 美感，也打动了人的心灵。阿来善于将宏大的自然景观与细腻的情感表达相结合，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雄浑与壮丽，体会到生命的柔美与细腻。

“当年蜀道秦关，万里飘然往还。酒病曾留西县，眼明初见南山。”陆游所见南山，正是这苍莽米仓。书中说，陆游在蜀道上写下过“远游无处不销魂”的诗句，这段山道，也是他曾经的销魂处吗？生命是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当内心的时钟以万年为单位，世界就变了模样。阿来躺在松软地面上，身下铺满黄叶，身上也渐渐落上了许多黄叶——杜甫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是眼前景，虽然没有“不尽长江滚滚来”，这连绵无际的

和思辨。其具体表现，就是文章中对史料、诗文的大量引用、分析，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的介绍、评价等。

而其中，追寻印第安人的足迹(战场、人物、事件、遗址、坟墓等)，揭示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入侵和灭绝，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文化、思想主线。

看到白人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古战场、印第安人遗存的棚屋地基、坟墓等，梭罗感慨道：“印第安人的所有，最终都化为白人强健的肌肉和旺盛的精力。”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买鹿皮靴和篮筐，再买下印第安人的猎场，最后让印第安人连葬身之地都忘却，最终，“将要把他(印第安人)的种族，像拔野花一样连根拔去，只有耕犁掘出他们的骸骨”。梭罗在书中揭示出，白人的入侵，来自两个渠道：一是经济渠道，最初是购买、物品、土地，最终实现完全占领的目的；二是精神渠道，那就是灌输基督教精神，使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以达到控制其精神、灵魂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白人的发家史，就是印第安人的灭绝史。

概而括之，《河上一周》中的“河流”，具有着双重的特质：一方面，它是一种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意象，寄寓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

来，“最终形成了以秋葵父母离婚事件为核心，围绕多个离婚案例展开的多角度纵深发展的书写”(《代序》)。基于此，小说由孤立的离婚事件扩展为婚变多棱镜，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呈现婚变的多重面向。而原因各异的离异家庭，因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导致对孩子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正是这种由点及面地观察和书写，使得父母该如何让孩子在变故的家庭中继续感受到爱，并身心健康地成长这一思考得到深化。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具有“明确现实问题针对性”的少儿长篇小说，文本中触及到了诸多社会现象。比如课外辅导班、择校、心理健康等教育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女权问题，倒地老人扶不扶等等。作者从其理性认知的角度提供了睿智的解答。故此，这虽然是一部儿童视角小说，却是一部“具备高处的智慧”(梅子涵语)的优秀作品，它不仅适合儿童阅读，同时也值得成人读者去品味和反思。

童真诗性的语言风格。这部篇幅“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却杂糅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儿歌童谣、童话故事、流行歌曲等诸多元素，从而使得文本的语言风格呈现出自然流畅又不失诗性童真的特点。

总之，这是一部语言童真诗性、内容丰富厚重的儿童视角小说，也是一部蕴涵着爱之哲思的成长小说。

秋声依然漫过他的全部感官，思接八荒，感受到林外的万水千山。

在阿来笔下，旷野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与豁达的情怀。在米仓山巅，时值红叶节却未见红叶，但他并不失望，反而庆幸赏到了盛放的杜鹃。“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个规定性的秋天。”在金川河谷，他看到因一场战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所以，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植根的不同地理与文化。所以，我看到了一年之中，不同海拔高度上，蔷薇科植物开出了两个春天。”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使他的作品更成为关于人类与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之作。

水泥在生长，自然却在退却，生活里的拧巴和褶皱，寄存在高楼大厦的方寸之间。阿来以其独特的视角、精湛的文笔和深刻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自然世界。读来此书，我们的内心变得清澈而明亮，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烦恼和压力，跟随阿来的脚步，走进那片有风的旷野吧——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只要我们心中自有旷野，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处处青山。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读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李思法

“八公山”文艺评论（第九季）征文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词，《沁园春·长沙》是其中一首气势磅礴的经典之作。

1925年秋，青年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前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中重游湖南长沙橘子洲，触景生情，以火热的革命激情，写下《沁园春·长沙》这首盖世之作。

这首词的上半阙，描绘了长沙充满生机壮美的秋色：远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仰望“鹰击长空”，俯视“鱼翔浅底”。毛泽东同志画出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一幅秋天壮丽画卷。这画卷看上去是立体的、动态的、宏大的。在毛泽东的笔下，不但没有秋的“悲凉”，而且秋天也可以是顽强向上充满希望的。他以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揽物抒情，以诗言志，笔锋一转化万千景物为情思：“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更显示他放眼天地之间博大的胸怀、宏大的气魄、远大的理想和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概。

这首词的下半阙侧重于抒情。“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同志回忆当年在湖南长沙读书时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度过的艰难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说当年同学们朝气蓬勃，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献身革命事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表达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和战友们敢于藐视达官显贵、贪官污吏，立志改造旧世界气壮山河的万丈豪情。“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写出了热血青年敢于担当大

任、敢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在这里，毛泽东告诉人们：“到中流击水”的青年精英们，正是“指点江山”“主沉浮”的新生革命力量。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充分表达了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描绘，更是对时代精神与个人理想的深刻反映。他将写景、叙事、议论、抒情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呈现出豪迈的气势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首词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特点：

一是广阔高远的意境。这首词以长沙秋色为背景，把秋天具体的自然现象，经过想象上升到多姿多彩瑰丽的神奇意境，巧妙地把景物、情感、志向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从而进入广阔而高远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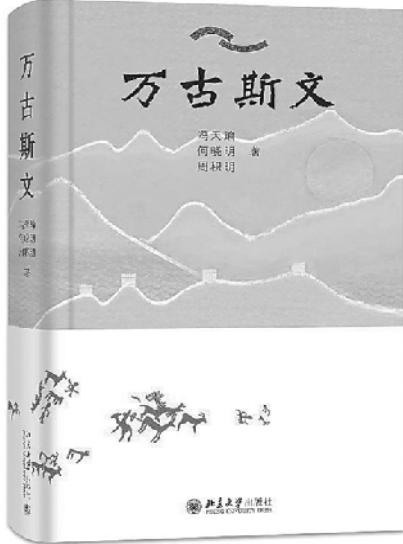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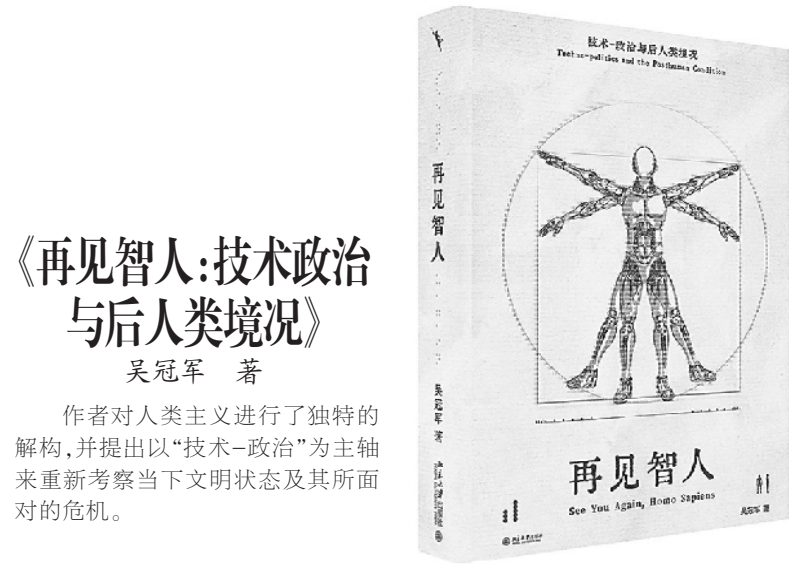
二是鲜活精准的语言。语言有温度，如“携来百侣曾游”“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读起来有亲和力，很温暖。语言有力度，如“击”“翔”“遏”等，用字如神，语言浓缩，十分凝练，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语言有深度，如“谁主沉浮”这石破天惊般的提问，可以看出作者挺进深邃，追求真理。这些鲜活精准的语言，非常富有生命力和张力。

三是雄浑豪放的词风。毛泽东胸怀宇宙，放眼四海，以笔扫千军的恢宏气势，吐纳风云，评说春秋，囊括大千世界。这种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使词坛为之一新。

面对秋天无边无际的宇宙，充满思想活力的毛泽东同志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将涌上心头的万千思绪和澎湃的心潮，尽情地挥洒，使《沁园春·长沙》成为词坛的又一座高峰。中国的词坛、诗坛将永远闪耀着毛泽东的名字。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我们应该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中汲取磅礴的精神力量，生在盛世，不负韶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新书速递



《万古斯文》

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 著

本书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自身特质、国际条件等诸多方面，将中国文化的辉煌一一写来，既是一本中华文化的悠悠历史，也是中国文化的精要常识。

